散文随笔

冬麦

走在家乡的原野上，时值冬月，今年的冬季雨水似乎比往年更少一些，一片叶枯草黄万籁俱寂，沉寂的原野更显空旷。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主宰这片空旷原野的主角应该是冬麦。按照这个时间节点，当下的原野应该是一垄垄绿油油的麦子，漫山遍野给这片肃杀的大地带来点点生机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的记忆里已经好多年没看到麦子了，甚至连麦子的形状随着记忆的消退快要消失殆尽了。

其实，麦子对于一个从农村长大的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，可以说我是吃着麦糊长大的。麦子分为大麦和小麦，大麦碾成粉末状煮成三餐，叫麦糊，“麦糊浇菜尾”是我们当时最好的一道主食。小麦可做馒头和大面。麦子种植的最佳时节有句农谚最能说明：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最当时。通常在农历八九月份开始种植，叫秋播。那时夏季稻刚收割完，一茬茬稻田用犁翻松，被翻起块状的稻茬地，人们用锄头敲碎后再整平，施以农家肥料打底，撒下麦种，最后犁地分垄，麦子就算种完了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那时还没有除草剂，麦子刚出地面三五厘米高时，那些令人讨厌的杂草就会伴随着麦子一起成长，于是我们一大早就会被爷爷喊去拔草，要是碰到倒霉的霜冻天气，一双小手就会被冻得又红又肿。

南方没有下雪，气候比较温暖，所以麦子易遭虫害，要是在北方雪下得越大越好，有句农谚叫：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因为下雪会冻死越冬的害虫，雪水也会融化渗入土层滋润麦子，来年麦子就会丰收。麦子不像水稻需要充沛的水分，它在水分稀少的田野里、山坡上都可种植，纯粹是靠天吃饭了，有下雨麦子就能成长丰收，要是干旱少雨麦苗就会枯死减产。那时大家都盼望着一个好年景，能够风调雨顺。麦子播下要直到来年的三四月份才能收成，有个节气叫“芒种”，好像专为麦子这类带有“芒”的作物而设立，因为芒种的“芒”字，是指麦类等有芒作物的收获，“种”是谷黍类作物播种的节令。经过“芒种”的前一个节气“小满”带来充沛的雨水，麦子的颗粒更显饱满，成熟丰满的麦穗把麦秆的枝头压得弯弯的，麦株那时也呈黄色，所以就有“风吹麦田泛金浪”的动人旋律。麦收时节接近立夏，那时的天气已经炎热，割麦、脱粒、晒麦、收藏，哪一个不是体力活？由于麦子有芒，那芒犹如针尖，如果掉进衣领里钻进衬衣里奇痒难忍，如果皮肤不好的人还会引起皮疹，那是钻心地痒，要迅速地冲个澡，甚至还要去看医生开些膏药涂抹一下方能止痒。劳动是艰辛的，收获是快乐的。

站在冬季的原野上，拉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一帧帧快乐的旧时光一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时光不老，历久弥坚。但愿家乡的那片土地能够重现昔日“漫山遍野皆绿色，我为劳动添光彩”的繁荣景象。

（王剑锋 来源：泉州晚报）

开心碗糕

“碗糕噢，烧烧（普通话热乎乎的意思）的田螺肉碗糕。”

一阵诱人的市卖声把清晨叫醒。大人们还没进门，碗糕的米香味就已经飘过来，躺在被窝的孩子们赶紧睁开眼起床，小嘴边绽开了甜甜的小酒窝。

的确是很能令人提神的早点，这碗糕老少皆爱，就算是中午或晚上，也会见大人们一手碗糕一手烧酒潇洒着，他们还在回想着以往农忙时走到田头岸边，有两三个碗糕填肚的惬意。

不仅仅是人间世人所爱，逢年过节或是喜庆吉祥的日子，供奉神佛和先祖的桌案上也总少不了摆上若干碗糕。白白胖胖的碗糕嘻嘻地笑裂开了脸，此时老人们会欣慰地告诉你，有这碗糕就会“发”：发财、发达、发家。

也就是这个美好幸福的寓意，让碗糕一直在闽南烟火气里不可或缺。尤以“年兜”，家家户户“炊糕炊粿炊菜包”时，碗糕首当其冲的，至少占据了一个蒸笼，这数量得保证从年前到元宵后的所有供奉祭祀。

现在，乡里有大鼎灶的过年过节的依然少不了“炊操”一番，我也好多年没见“炊糕炊粿”的热闹景象了，可以往灶脚里那炊糕的欢喜记忆犹新。

那时，住在大祖厝里，几十户亲堂，几十口鼎灶。炊糕的日子一般是在腊月廿四五，也有忙碌着就拖后三两天。是日傍晚，深井边就架起好几簸箕白花花的“米粹”，一个个糕碗也洗好早早备在一旁。我们这些爱玩的小孩早早回了家，晚饭也是早早地吃了。还有一事是不约而同的，就是不能吃得太饱，得留下肚子等着吃刚出笼的碗糕。

做碗糕好像很简单，加入白糖，和些酵母，拌好米浆倒入糕碗，一杯一杯整齐摆进大“蒸笼”，架在盛水的大鼎上。然后，在灶头放一小碗米，一些盐，厝边的婶婆说这“盐米”驱邪，是为了让碗糕能炊得“发”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柴火烧旺，就开始蒸。

大人们忙这忙那，交代小孩坐在灶火口看着火。暖暖的柴火将“年兜”的氛围点起，蒸笼里袅袅飘逸的香味，把鼻舌眼都诱了过去。大人们再三吩咐，炊糕的全过程，大家必须笑着，在灶脚的人还可助兴来一句“笑笑笑，发发发”的吉祥语，这是老人们一代接一代的口谕，说如此才能把碗糕炊“笑”，笑才会发。就算是没有交代，孩子们也是满脸春风。有机灵调皮的，晓得这时候的大人们对孩子肯定是不打不骂的，就借机讨着要买双好看的白田径鞋或其他东西。

大概一炷香的时候，蒸笼已是热气腾腾，香溢满堂。揭开盖时，灶上盛开了一圈洁白的花，每朵三四五瓣的都有，瓣面蘸上红膏，喜气洋洋。当大人们嘴里还在喊着“待会，待会”时，小孩们已是手脚麻利地抓了一个，不管烫不烫，弹性十足的碗糕已送到嘴里咬下一大口，涎吞舌卷起来。

我家的碗糕可没有这么丰富。家里穷，母亲精打细算，那时的白糖贵，就用红糖。米比地瓜贵，就在米浆里掺和一些煮熟的地瓜。不用买糕碗，就把和好的浆全倒入蒸笼。等出笼时，不像邻里厝边的碗糕那白白的一杯杯笑脸，我家却是满床黄金糕。用刀划成一块一块，装盘摆上厅堂时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但我家的碗糕一搁久，便成了一块块的面疙瘩，不好看又不好吃，在那年头却是我情有独钟的母亲牌碗糕。

居住在大祖厝成了遥远的往事，那些炊碗糕的日子也成了记忆。如今听到那清脆的“碗糕噢，烧烧的田螺肉碗糕”的声音，依然倍感亲切。拿起一个碗糕，慢慢品尝一口，总会弥漫着开心的味道。

（蔡景典 来源：泉州晚报）

烟花回家了

思绪像窗外绽开的烟花般向外蔓延……

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烟花太喧嚣呢？可能要从烟花盖过手机的消息提示音那一刻说起。抢着手气红包，忙着发送回复祝福，刷着朋友圈实时动态，春节被框架在五寸屏幕中，我无暇顾及窗外热闹的烟火和身边的家人。

初为人母，医生的每句话我都记挂在心里——“要让宝宝待在一个舒服安稳的环境。”那个春节，但凡响起烟花，我就会让先生把门窗关严，多按几下电视遥控器的音量键。或者躲进屋内，抚摸肚子，轻声细语地安慰腹中的小家伙。现在看来未免太小题大做，但在当时第一次要做妈妈的自己看来，只恨不能让全城的烟花都消失掉。孩子6个多月大，迎来了她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。这也正是听觉灵敏又爱闹的时候，之前我和先生夜里翻身都小心翼翼，甚至连呼吸都不敢急促。女儿入睡后，窗外逐渐激烈的烟花声相邀着跨年一起来袭，我的心也揪了起来。害怕女儿睡不好觉，害怕她会受到惊吓。烟花几时销声匿迹，我已记不清，只记得我睡得并不安稳。

但那晚在加油站等候时，“咻”的一声，天边燃起一朵又一朵绚丽的烟花。女儿清澈的双眸里一闪一烁，小手笨拙地指着烟花的方向，嘴里嘟囔着听不懂的话语，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烟花。

烟花如同燎原的星火，凭空生出欢快的步履，蔓延燃烧着。烟花在黑暗中竞相绽放，四散开来的点点金光，把夜空装点得灿烂夺目。这儿刚一道银光冲击向上，那儿一朵朵落下的，像成千上万珍珠从空中掉落。那烟花美极了，一蓬蓬，一簇簇，映亮了半个天空，也映亮了女儿的笑脸。但璀璨转瞬即逝，只留下丝丝缕缕的白烟盘旋空中。

一周多的女儿指了指天空，期盼的眼神投向我，似乎是希望我能再变出更多的烟花。我只能低声轻柔地告诉她：“烟花回家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好吗？”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处天空直到拐弯路口。没想到回家的路上，女儿竟然学会了新词，并乐此不疲地重复着“嘣——嘣——”飞驰的灯光照耀着她的笑脸，一闪一烁。

大抵没有哪个小孩不爱看烟花吧？更别提跨年夜时候了。说不清由头，从小我就认为这是一场庆祝成长的盛大仪式。五颜六色的满天星、金黄色的蒲公英和壮观的星光瀑布，这些常见的烟花样式每年都见到，但从来不觉得腻。

曾经烟火升空之际，我的心花也朵朵绽开，疯狂生长。砰砰声响起，分不清是烟花还是自己的心跳。烟花持续绽放多久，我就抬头仰望多久。烟花声落毕，硝烟味在空气中弥散，路上的人却聚拢起来。这一刻多么美好，我们也牵手漫步在“烟花雨”下，等待春节的降临。多希望烟花不停，就不用跟彼此开口道别。

“妈妈，快看。”思绪戛然而止，我朝女儿的方向看去，她正趴在窗台上眨巴着眼睛望着天空，“烟花真美呀。”

（林萍 来源：泉州晚报）

八闽风光

山林湖海 一线畅游

厦门市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二期，起于东山水库，终于环岛路，全长约13公里。沿线设置龟石望顶、梅海花台、万石苍海、盼归塔、天泉步道广场等景观节点。

“步道沿途的风光太美了！特别是在‘万石苍海’观景平台上，拥有360°的景观视野，青山、碧湖、大海一览无余。”刚打卡完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二期的市民陆芳直言不虚此行，“以后还会经常上来！”1月8日，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二期正式开放，标志着全长约31公里的林海线全线贯通，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往尝鲜打卡。

“目前厦门山海健康步道云海线、林海线已经建成开放，今年，我们力争开工建设花海线，该项目起于狐尾山，途经金榜山，终于东坪山。同时启动望海线前期工作。”厦门市市政园林局二级巡视员王伟军告诉记者，待花海线、望海线建成后，厦门岛将形成“一环三水两横两纵”健康步道系统，市民可以从东西南北多个方向，便捷地登上“空中步道”，饱览山海城交融的风光。

王伟军介绍说，截至2022年12月底，厦门市健康步道的建成里程达到229公里，到2025年，总里程预计将达到500公里，遍布岛内外，进一步满足市民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需求。

（吴海奎 来源：厦门日报）

本报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及照片因不能与作者取得联系，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领取稿酬